

資料來源：時空迴游

還願行

著 / 陳德政

雲峰 三五六四公尺

池上火車站門口正對著一條中正路，路的盡頭躺著一片晶亮的田野。沿中正路往前走會遇到中山路，小小一塊街區，開著琳瑯滿目的池上飯包與協力車出租店，告訴來客這是小鎮裡最有產值的兩種行業。

池上人口不過八千多，中正路和中山路——這兩條台灣每個鄉鎮都有的「主街」上，散落著維繫鎮民生活的商家。瓦斯行、五金店、賣雞蛋的、藥局、理容院，一個種類池上好像就這麼一家。

飯包店除外，那是做觀光客生意的，火車站前開了一堆。我嚐過三家，奇怪的是都不如台北的「池上便當」好吃。

池上我來過幾次，都是為了爬山，爬一條叫南二段的路線。南二段是中央山脈南側的一條稜脊，山勢和緩，是長天數縱走的入門，起點在向陽森林遊樂區，從池上搭接駁車過去，行經南橫公路約一個半鐘頭車程。

登山，光是抵達登山口都要神明護佑。南橫地基鬆動，邊坡好發落石，養護工人常得開著小小山貓把崩落的土石清開。加上諸多管制路段，車程往往比預計的要久。

我們從台北搭過來的普悠瑪號，途中經過前陣子發生意外的太魯閣號出軌地點，隧道仍未搶通，列車在靠海的另一條軌道上單向行駛。下車後我問同行的隊友詹哥，行經隧道時心裡有沒有特別的反應？他帶著慣常的笑容站在月台上，推推圓框眼鏡說，當時應該睡著了吧。

每次我來池上都是和他一起，前兩次大隊出行，這回就我倆為伴。我們第一次南二段縱走只走了一天，第二天就被大雨逼退，只能摸摸鼻子下山。幾年後再接再厲選擇東埔到向陽的「逆行」方式，又因天氣漏了一座有美麗名字的山——雲峰。

縱走因為天數長，加大了變數發生的可能——變幻莫測的天氣，隊員體能出了狀況，甚至掉鞋底都是常見的事。安排好的行程，東漏一座山、西漏一座山也不算罕見。有心人會專程回去「補考」，而此行也是詹哥的「聽牌」之旅，雲峰將是他第九十九座百岳！

至於我，也有一個私人的任務：要去嘉明湖山屋還願。

民宿派車到車站門口接我們，開車的是老闆娘兒子，一個苦幹實幹的地方青年，皮膚呈深咖啡色，像健康的樹幹。車子沿鐵軌開上一條捷徑，很快就被綠意包圍，明晨才要動身，check-in 後全是自由活動的時間。

詹哥從旅行袋掏出筆電，說下午要在房內趕稿。我不只一次看他上山前寫到最後一刻了，我問他這回寫什麼，他說要幫《安娜普納南壁》寫一篇導讀。我心裡漾起一股奇妙的感覺，那座雄偉的世界第十高峰，我們的朋友此刻正攀越著危險的雪原。

我放好裝備下樓，老闆娘兒子正在客廳烘咖啡豆，分裝成掛耳包賣給入住的山友。台灣很多地方若不是登山的緣故，我大概不會有機會經過，雖然停留都很短暫，也許在某個部落買乾貨帶上山，或在小鎮的雜貨店啃一顆燒肉粽。這個無所事事的午後，有空間在池上晃遊是很難得的。

跨上民宿的單車，我騎入綠油油的稻田，飽含水氣的谷風吹過頸間，筆直的道路兩側是一片綠色海洋，稻穗隨風搖曳，拍打出柔和的波浪。遊客的協力車像海面的浮游生物，到處漂呀漂的。此地也有珊瑚，是一株以金城武為名的樹，黃昏前我騎到樹邊，思索著要經哪一條河道游回鎮上。

池上，這座水族箱就要暗下了，魚睡覺時不閉眼睛。

隔天我們到平原的早市用燒餅豆漿，詹哥已將稿子寄出，整個人神清氣爽。乍現的日光裡，我們被載往迴旋的深山公路，沿著新武呂溪越野，探過下馬、鹿霧、利稻等小村，在快暈車前抵達管理處門口。管理員認養的狗在地上伸著懶腰，眼鏡蛇比上次來又大了一截，躲在涵洞裡休眠。

這次行程不趕，今日慢走到嘉明湖山屋，明天推進至拉庫音溪底山屋，後天大半夜出發，單日往返雲峰。詹哥背了一顆三十五公升的背包，穿健走鞋跟在我身後，他說近年體能下滑，穿健走鞋比登山靴省力。帶小顆的背包是自己快背不動了，要我擔待些，多背點公裝公糧。

兩人在向陽山屋停下來用午餐，我把清早買的飯糰拿出來吃，配發泡錠飲料。山屋外能聽見溪水的聲音，溫度隨海拔降低了，詹哥把帽子拿下，邊擦汗邊啃手中的麵包。從前他在刀光劍影的職場拚搏，高壓環境下養出一身慢性病；五十歲後人生重新開機，走進天寬地闊的山域，身體愈來愈強健。

年底他要滿六十歲了，希望能自今年順利完成百岳。他是當初帶我爬山的人，我回想這些年和他在山林共度的時光，好多難忘的時光。有幾次看他走得很辛苦，似乎快走不動了，他總能咬緊牙關，把自己撐到下一個營地。一覺過後，又帶著同樣的笑容，與被自然

重新充飽的意志，歡喜地走向下一段山路。

我想著，詹哥的一百座山裡，有多少也有我的影蹤？

我倆低頭鑽出森林，路徑接上向陽山腰的稜線，溫暖的石頭在晴天下輝閃，像一袋銀色隕石。朋友元植已在嘉明湖山屋等待我們到來，他從 K2 峰歸來後，有空就回山屋值班，我和詹哥選在他當班的日子來訪。

幾年前，改變我們生命的 K2 Project 募資案就在嘉明湖山屋的管理員室誕生。那是南二段逆行的最後一夜，詹哥在管理員室聽元植說打算和全人中學的學長阿果，結伴攀登世界第二高峰 K2！他拍胸脯允諾，要幫兩人籌募資金。

那晚是我第一次見到元植，我靠在管理員的床頭，喝他倒給我的熱茶，壓根沒想到——或根本不敢去想，那座遠在喀喇崑崙的懾人大山，會和我發生關係。即使膽大包天的編劇，都不敢寫這樣的情節吧！

劇組中，導演的權力又比編劇大一點，詹哥身為募資案的總舵手，把隨隊報導者那個重要角色分派給我。我帶著未知的劇本，跟隨元植、阿果遠征巴基斯坦，回國後把他們攻頂失敗的故事寫成一本書。那本書，此行就在我的背包裡。

我跟元植借了枝筆，在扉頁寫下：「K2 之路，從這裡開始。」

多年後舊地重遊，眾人的心境都不同了。管理員室略有更動的格局，擺放著高山工作者生活的必需：暖爐、無線電、收音機、炊具、醫藥箱，以及不同濃度的酒精飲料。元植接過書，把它塞入床鋪上全海拔最高的書架。它不會跟我下山了，一種有始有終的感覺。

山屋所在的三四〇〇公尺對我並不算太高，三人夜談到一半我忽然頭一緊，像有一把鉗子夾住了太陽穴，甩都甩不掉。上次遭遇這樣的症狀是在 K2 基地營，本來沒事的身體突然就不是自己的，想吐卻吐不出來，怎麼睡都睡不飽。

難道昨夜我也跟魚一樣，睡覺沒閉眼睛嗎？還是這陣子工作壓力太大了？高山症的成因很多，卻很難建立確切的因果。我靠著床頭，吃力地撐開眼皮，元植在我身旁燒著熱水。上回進到這個房間還很陌生的青年，如今和我經歷過一段難言的旅程。很多感受只有我們能懂，文字試圖捕捉，也不一定能交代出最核心的經驗。

讀者讀到了多少，就有同樣的多少無法被描述出來。書，是揣摩的藝術。

此刻我揣摩 K2 的心思，它正隔空施法，用這麼霸道的方式在跟我打招呼嗎？要喚起我身體的不舒服，記得平安歸來的不容易？頭殼愈來愈沉了，我半夢半醒，聽著元植聊阿果的安娜普納峰遠征，彷彿安排好似的，他預計的攻頂日就在我們走向雲峰的那天。

真是兄弟爬山，各自努力！

我好好睡了一覺，醒來後高山症不藥而癒，詹哥已整裝完畢，迫不及待準備出發了！他腳程較慢，往拉庫音溪的方向先行；我在岔路口取道向東，去看一眼嘉明湖，再切回南二段的正路追他。天使的淚珠，人們如此稱呼那座湛藍的高山湖泊。

我向下切過草原，在湖畔濕軟的沙地上走了一圈。湖心的範圍因乾旱縮小了，天使最近比較不傷悲。

如果雪山的翠池是最美的營地，拉庫音溪底山屋便有最像天堂的背景。空靈的樹身成為水中的倒影，谷地像一座倒過來的城堡，白雲在頭上飄過，遠方是無邊無際的天。山屋只有我們兩人，下午坐在門前望著山影，不用趕稿，也不用找話說，就靜靜享受彼此的陪伴。

養精蓄銳了一夜，我倆點亮頭燈摸著早黑，花了十二小時來回那座雲裡的山。走在熟悉的山徑上，我想念起當年的隊友們，不知道還有多少人也會回來補考。

返回山屋有大隊人馬進駐，安靜的時光結束了.....詹哥被山友認出來，簇擁著合照。我全身脫光跳進一個深潭洗澡，和鐵杉林裡相見。隔天下山，老闆娘派另一個兒子接我們回池上，我在南橫打開手機，看見元植傳來的捷報：阿果無氧攀上安娜普納峰，又是一次台灣首登！

我心中一陣激動，感念眾人的命運被聯繫在一起。回民宿沖過澡，兩人騎單車到中山路吃麵，再到新開張的咖啡店坐坐。我們都很喜歡池上的夜晚，簡單得讓人安心。我在月台幫詹哥拍了張紀念照，當初南二段撤退也是來到這裡。我倆分坐不同的車廂，他回台北，我到花蓮過夜，明天還有一場新書的活動。

再見在上車前就說了。不知道什麼時候，還能這樣兩個人爬山。

小叮嚀



閱讀完晨讀文章後記得將心得感想書寫在閱讀護照上喔！

歡迎同學一起集點換獎品😊

閱讀護照點數這裡查詢～

學校首頁→行政單位→圖書館→晨光閱讀→閱讀護照認證系統